

省委原常委听到这个数 喃喃自语：“我死定了”

1月11日晚，一部旨在披露云南如何清除原省委书记秦光荣流毒的反腐专题片，重磅开播。

秦光荣的“大管家”、曾被断崖式降级的云南省委原常委、秘书长曹建方现身忏悔：目前还不收手、不收敛的同志，一定不要心怀侥幸……

云南政治生态 最大“污染源”

继上月《围猎：行贿者说》之后，云南省纪委监委、云南广播电视台再次推出反腐警示专题片《清流毒——云南在行动》，连播4天，深度聚焦当地如何肃清秦光荣流毒：平山头、破圈子、铲码头；清“大师”、辨掮客、净土壤……

秦光荣出生于1950年12月，早年长期在家乡湖南工作，后调任云南省委常委，相继兼任政法委书记、组织部长、常务副省长等职，2007年1月升任省长，2011年8月接任省委书记，2014年11月改赴全国人大任职。

2019年5月，秦光荣主动投案，成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第一个投案自首的原省部级一把手。同年9月被开除党籍，次年9月在成都中院受审。检方指控其受贿2389万余元，他当庭认罪、悔罪。

众所周知，秦光荣是从白恩培的手上接过云南省委书记一职。后者因受贿2.46亿元、巨额财产来源不

明，成为刑法修正案(九)实施后首个适用终身监禁的正部级落马高官。

在专题片看来，秦光荣是云南政治生态最大“污染源”、第一“污染源”，他带来的是“源头式”污染。秦光荣也在忏悔书中自称：“我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罪人。”

专题片透露，秦光荣当上云南省委书记后，不仅没有肃清白恩培在云南“玩了10年、贪了10年、耽误了云南10年”的恶劣影响，反而还进一步往深里“走”了几步，进一步滋长了“山头主义”和帮派现象。

政治掮客苏洪波认为：“云南干部队伍搞坏，从白恩培开始，但根子是秦光荣。最早给云南(干部)分帮派的，是秦光荣。”

去年5月警示教育片《政治掮客苏洪波》播出，揭示出这名不法商人充当云南“地下组织部长”，和白恩培、秦光荣都很亲近。曾面对一个副省级领导，一巴掌就扇了过去。

涉16人的祛毒 “成绩单”公布

“秦光荣唯唯、唯亲、唯利的腐败行为，直接造成过去一段时期云南干部工作乱象丛生……”

坚决肃清秦光荣流毒，成为云南近年来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。本部专题片的第一集《清流毒 重拳出击》列出了一份详细的名单：

依规依纪依法立案28人，其中采取留置措施10人，移送司法机关9人；严肃查处了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原巡视员龙雪飞、云南城投原董事长许雷、省台办原主任张朝德、峨山原县委书记姜兴林等攀附秦光荣的一批干部；铲除了苏洪波、昆明原副市长杨勇明、舒保明、白建丽、何清帆等一批政治骗子、政治掮客；查处了德宏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

余麻约、临沧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华松、文山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付加兴、德宏州原州委书记王俊强、云南机场集团原董事长周凯、省司法厅原副厅长赵立功等受秦光荣流毒影响尤甚的一些党员干部。

除了上述15人，备受关注的还有秦光荣的“大管家”、“源头式”污染的帮凶——云南省委原常委、秘书长曹建方。当时，社会上曾一度传言，在云南，依照规章制度办不成的事，只要曹建方一出面，就能办成。

2016年1月，曹建方在接受组织调查时伪装老实、避重就轻，选择性交代了部分问题。组织本着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”的原则，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，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。

“软着陆”美梦 从此破碎

让曹建方意想不到的，2018年5月底，西南林业大学校长蒋兆岗落网，打破了他“软着陆”的美梦。原来，蒋是曹圈子里最忠心的“马前卒”，而他的落马意味着曹建方“伪装老实”的盖子将会被彻底掀开。

据悉，蒋兆岗曾在2008年被选调到省政府担任副秘书长，对口服务时任副省长的曹建方，也因此感受到了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。

于是，他千方百计攀附曹建方，甘愿成为后者谋取私利的工具，为其充当“马前卒”“急先锋”“利益代言人”，在工程建设承揽、干部任用、职工招录等事项上对曹建方唯命是从。

蒋兆岗被抓，曹建方并未死心，还妄图掩盖自己的罪行——他把受贿赃款赃物用拉杆箱分装后转移到其姐夫、哥哥、大舅子，以及广东老板

等人处藏匿，又钻头觅缝请相关干部吃饭，借机拉拢腐蚀、打探案情。

直至工作人员让他确认受贿数额时，曹建方马上站起身，朝着卫生间走去，喃喃自语：“虽然是事实，一下子接受不了，我死定了……”

2019年1月，即断崖式降级三年后，曹建方的政治生命“二次终结”：云南省纪委监委决定取消其退休待遇，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。

曹建方在忏悔书中写道：“目前还不收手、不收敛的同志，一定不要心怀侥幸。只要有问题，迟早要暴露；只要是‘毒瘤’，一定会冒出来。这是规律。如坦白交代问题，才会得到组织的宽大处置，否则最终等来的必将是党纪国法的严惩。”

据红星新闻



曹建方如实坦白交代问题。

为调职 他曾向秦光荣夫妇下跪



“千里追随”的龙雪飞是秦光荣落马后云南查处的清流毒第一案。

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叔叔阿姨，我无依无靠、无亲无故，以后的话就靠你(们)了。”这是办案人员描述的龙雪飞为调职云南而向秦光荣夫妇下跪的场景，甚至黄玉兰(秦光荣妻子)也“吓了一大跳”。

1月12日，云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、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反腐警示专题片《清流毒——云南在行动》播出第二集《平山头 破圈子 铲码头》，聚焦龙雪飞、许雷、张朝德、姜兴林、和正兴等一批攀附秦光荣的干部。

秦光荣出生于1950年12月，湖南永州人，曾长期在湖南工作，1999年由湖南省委常委调任云南省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，后历任云南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、副省长、省委副书记，2006年任云南省代省长，次年任省长，2011年任云南省委书记，至2014年赴全国人大任职。2019年5月，秦光荣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。

2020年9月，秦光荣受贿案于成都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。成都市检察院指控：2003年至2014年期间，秦光荣利用担任云南省委常委、副省长、省委副书记、省长、省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，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、股权转让、职务提拔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；2000年至2018年期间，秦光荣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89万余元。

在诸多攀附者中，“千里追随”的龙雪飞是秦光荣落马后云南查处的清流毒第一案。

专题片介绍，2019年10月21日，云南省委审议通过《中共云南省委

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构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决定》。第二天，省纪委监委发布了龙雪飞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消息。

龙雪飞和秦光荣的攀附和依附，从长沙就已经开始了。秦光荣到云南任职后，龙雪飞很快便向其表示自己想到云南工作，多次请求秦光荣将其调至云南，但遭到拒绝，为表忠心，便有了前述下跪的一幕。

龙雪飞自述称，“我就说‘你们待我恩重如山，请受我一拜’，(这是)人生当中唯一一次(下跪)，就仅此一次而已。”

然而，下跪只是龙雪飞的“软”招，他手里还掌握着“硬”招——秦光荣曾在忏悔书中写道，湖南一个记者(龙雪飞)，手里掌握着我的把柄，为了不得罪他，我多次出面帮他调动提拔。专题片称，秦光荣在长沙任职期间，出于政治目的让龙雪飞写内参稿揭发其他领导干部时，曾给过龙雪飞一份材料，后来，龙雪飞便以此为要挟，经常敲打秦光荣。

官方简历显示，龙雪飞曾在1996年5月至1999年4月间担任农民日报社驻湖南记者站副站长，在此期间，秦光荣曾任湖南省委常委、长沙市委书记(1998年2月起不再兼任长沙市委书记)。

在龙雪飞的软硬兼施下，他于2003年6月由深圳报业集团物业管理处副处长、物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成功调任云南大理州委宣传部副部长。

专题片披露了一段秦光荣夫妇的对话，颇为耐人寻味——秦光荣妻子曾问秦光荣：“这(龙雪飞)是个小人，你还用?”秦光荣答道：“小人不可不用，否则

他也会跟你过不去，但不可重用。”

在日常交往中，龙雪飞千方百计与秦光荣夫妇套近乎、拉关系。为找到共同话题，日常文化素养不够的龙雪飞曾在半个月内存宵达旦、废寝忘食地研读历史人物，特别是曾国藩传记，通过读书感言博得秦光荣一笑。此外，他还热衷于走“夫人路线”，对黄玉兰大打老乡牌、亲情牌，搞感情投资，多次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，给其送家乡特产、购物卡和红包。

龙雪飞称自己的梦想是做到“跨国传媒集团老总”。在秦光荣的一路提携帮助下，龙雪飞屡获提拔，甚至在云南出版集团公司组织架构中并无总编辑职位的情况下，还是将其提拔为该公司的总编辑，官至正厅级。

而坐上云南出版集团公司总编辑位置的龙雪飞，其“工作”的重点仍然是攀附秦光荣。据办案人员透露，龙雪飞基本上三天两头就往秦光荣家里跑，对外声称今天要跟秦光荣吃饭，明天要为秦光荣办事，张口闭口秦光荣。

如何把自己跟秦光荣的关系向外界传达出来?龙雪飞举例称，“我说我昨天晚上到(秦)光荣同志家去，十一点钟还在看稿子，明天还有讲话，我说我也搞不懂，当到这么大的领导为什么把稿子看得这么重要，我就变着法子说出来。”专题片指出，这种渲染与吹嘘，无疑让一些干部深信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的官场亚文化，助长了一部分人“入得圈子万事无忧”的错误心理，从而更多人蜂拥而至。

在龙雪飞工作的31年时间里，辗转四省(市)，历经十七个岗位，平均21个月就换一个工作岗位。他在向组织忏悔的时候曾表示，自己没有踏踏实实、脚踏实地地做一点实事，基本上都是一路走一路跑一路要，一直跑到自己退休。其中，自2003年调赴云南工作至2018年退休，在这15年间，龙雪飞先后担任大理州委宣传部副部长，云南出版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，云南出版集团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，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、总编辑、副总经理，云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巡视员。

面对电视镜头，龙雪飞流下了眼泪。他忏悔道：“我感觉到自己确实对不起组织，也对不起家人。我走到这一步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每天都要哭两到三次。” 据澎湃新闻